



坊间纪事

“胆小”的司机

柯云路

一日外出办事,回程时正遇下班高峰,路堵得一塌糊涂,心里难免有些焦躁。

好不容易蹭到家门口,再转一个小弯就是车库了,心情才放松下来。这些年北京车辆激增,凡能停车的地方均塞满了车,虽然城管时不时来这里贴违章罚单,路还是被挤得只剩下一个车道。车向前走着,不期然一辆超市购物班车正堵在左拐弯的叉路口。为方便居民购物,附近几个大商场都有面包车往返接送,这类车虽有固定的行车路线,停车却很随意,所谓“招手即停”。我踩下煞车,静等着班车下完客人后腾出路口。

等了一阵,并没有人员上下,车却纹丝不动。不一会儿工夫,我后面已排起了长队,有人开始不耐烦地摁响了喇叭。我也有些着急,于是摇下车窗向对面的司机招手,催促他让开路口。不知对面的司机什么意思,没有任何回应。好一会儿,车窗里伸出一条胳膊,一位中年妇女探出头来,说车走不了了。

这当口,后面早有心急的司机下得车来,走到面包车前大声理论。

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,只觉得这个司机不大通情理。

人很快聚成一团,气氛有些紧张。见路上堵了这么多车,又聚了一群人,小区保安赶了过来,指挥着面包车后面的车向后倒出一点地方,便于面包车挪开,好让对面的车辆通行。似乎并不奏效,司机仍很固执地不想挪车,有些人气得骂了起来。无奈之下,保安到一侧的会所腾出一点空地,让我先把车开过来,将后面的车流引导到另外的路线,看来马上了回家了,我把车停好,走到面包车前,想“教训”一下这个司机。无论什么原因,大下班的,把车堵在路口都是不对的。这位司机显然有些心神不定,又被心急的人们围着骂了一顿,很颓然地坐在驾驶座上。当我走近时,他对我说:大哥,对不起了,我的车撞了人家,不能走啊。

我问怎么回事?司机说,刚才我正正常行驶,对面来了辆车,他急忙打轮避让,车屁股倒了停在路边的一辆车。原来是因为这个!我赶紧走到右侧去看,一辆切诺基斜着停在叉路口,车尾很突出地翘出



手机语文

“心”药

刘绪义

闲来无事,翻看古代医家的著作,我发现古人治疗“心”病确实有一套。他们不用灵丹,也不需妙药,最多只是用一点道具,三言两语就把“心”病搞定了。真是应了《黄帝内经》上的那句话,治病“必先治神”。

其实中医学家早就说过,善医者先医其心,而后医其身,其次则医其未病。“心”病更是如此,只有把“心”治好了,才能“药”到病除,身心痊愈。

“杯中蛇影”中的杜宣,如果弄不清杯中的“蛇”源,就是老天爷也治不好他的病。明代吴球的《诸证辨疑》,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,一士人醉卧自家井边,半夜口渴,恍惚喝了自家水槽里的积水。天亮醒来发现水槽中游动着不少红色的蠓虫,从此胃中不适,茶饭不思,身体慢慢消瘦下去,人间的药用尽了,也不见好转。吴球了解了他的病情后,特配了一剂“好”药让他服下,不久,他就泻下很多红色的“虫”子。那个士人见了,胃中的胀满霍然而失,病也一下子痊愈。

可是他哪里知道,他泻下的“红虫”都是吴球事先放入便桶里的红线头。

把握病机,洞知病源,用情志相胜之疗法,不用一药一方,就能达到调养形神,祛病疗疾之目的,这是很多著名医家治“心”病的绝招。

他们的妙药不在药架上,不在药箱里,都在他们智慧的心里。“行宽心是一药,心静意定是一药,忿恨自制是一药,解散思虑是一药,恬淡宽舒是一药”。清代医学大家程履新就说过:“大凡病源七情而起,仍须以七情胜服化制以调之,时者不悟,徒持医药,则病者增重,重者乘危矣。”

也就是说,真正的“心”病是不能用药解决的问题,用药有时不但于病无补,还会加重病情,出力不讨好。

清代养生学家李渔在他的《闲

尝一尝秋天的味道

李海燕

北方的早秋是爽朗的,尤其雨后,天空高远,金风生凉,户外小坐,晴空一鹤,碧霄诗情的豪迈顿生,便是最缠绵悱恻的愁思,也风干在温和脆爽的秋阳里了。

消耗了一夏的身体稍稍觉出秋乏,夏眠了整个伏天的胃口却渐次苏醒,是时候从一饭一蔬里,品一品秋天的味道了。

秋天五行属金,主肃杀,若是听听秋天的声音,想必是金戈铁马裂长空,羌笛胡笳怨杨柳,一派苍凉。若是尝尝秋天的味道,我主张是温暖的、丰盈的。一个立在苍劲秋风里的人,只有心窝里的口暖撑着,才有气力把脊背挺得直直的。

秋天里最相宜的菜式,是鱼肉之类的或浓或清的汤,五谷饭类和果蔬,可做秋天饮食的补充,解乏润燥。唱主角的,还是蛋白质丰富的比较好,一则一个夏天的消耗,每一个细胞都力竭了,亟需补给,做成汤类比之大荤大腻的红烧、油炸,更好

吸收。二则秋收冬藏,贴好了秋膘,到了冬天的漫天飞雪里,算是自备裘皮大衣吧。

秋天里当家炖汤的荤食,鸭、牛肉、排骨都好,我家常选的是排骨,取其简单易行吧。小肋排切寸段,当然不是自己切的,市场里就请人家按要求切好,冷水入锅焯一下,捞起待用。炖锅里放适量水,放入焯好的排骨,切块的玉米、葱段姜片外加少许盐,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,一小时后可再放点胡萝卜块之类再炖40分钟起锅,一煲调中开胃、清湿热的排骨玉米汤就成了。

然而众口难调,北方人颇有一些不喜欢清炖的排骨,觉得没有酱油上色的排骨、肉类,差不多就是没有风情的木头美人,总是差了那么点滋味儿。我妈的秘诀是排骨先上锅清炖,只加葱段姜片和微量的盐。待排骨完全炖好后捞出来,略沥一下汤汁,重新起油锅红烧。排骨汤中则放入削好的山药段,煮至山药入口即化停火,补一点点盐,一盘红烧排骨,一煲玉白的山药清汤,再配一两个应季的青菜,休

息日的午餐,把家常的日子过成了可以吃的诗酒年华。

这个菜谱的最大好处就是基础不动,其他都可微调,炖好的排骨也可不红烧,放在厚底锅里略煎一下,色泽焦黄时,烹一点味极鲜酱油,撒蒜末出锅,就成了一道蒜香小排。清炖的山药也可换成白萝卜。不喜欢玉米的,也可换成番茄,要知道,番茄是菜里最易调和的,宜荤宜素,炒茄子,炒卷心菜,清炖牛肉,清炖排骨,加番茄都有别致而独到的风味。

离了夏天,再强健的胃口也不推荐冰饮了,况夏秋换季之时,脾胃最易闹症候,凉燥相侵,温润最宜。秋天的热饮,推荐我独门秘制的南瓜汁吧。嘿嘿,其实没什么秘密可言,就是市场里的栗子南瓜(因蒸熟后确实如栗子一般软糯香甜而得名),最好选黄皮的,绿皮的蒸食也极美味,制南瓜汁就嫌颜色不够好看了。去籽切块上高压锅蒸透,此时直接吃也极好,多蒸一些人密封盒放冰箱,早晨起来,取一部分



时尚辞典

微的江湖

郑立波

公元2016年8月28日清晨,天刚蒙蒙亮,在睡眼蒙眬中,我从床上拿起手机开始翻看微信,这已成为我起床后的一个习惯动作。

两年前,为了和远方的孩子联系方便,我开通了微信。不知不觉中,我的微信圈和微信内容变得庞杂,庞大起来。从以前一只只收几条到现在的几十条甚至上百条,从原先的亲属圈到现在的朋友圈、同学圈、熟人圈、同事圈甚或圈中套圈等等。在这些圈中,有自愿加入的,也有被生拉硬拽加入的,加入后不好意思出来,就这样微信群越来越多,到后来自己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了。

实际上,像我这样从原来的单一目的到后来稀里糊涂身不由己进入微江湖的,在我周围不在少数。看看我们身边,有手机的几乎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微信圈,有的听说还有上百个甚或上千个。只要有空,不论白天还是晚上,大家拿手机刷脸,竟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于是乎,多数中国人开始生活在微江湖中。

虽然微信属于虚拟的江湖,但既然是江湖肯定就有江湖的规矩。如等级。一般情况下,建群的人当然是头领,坐头一把交椅,群就是领地。就如水泊梁山中的晁盖、宋江,叫不叫谁进,开始他先画个圈。在群中,头领呼风唤雨,按照喜好不断推出他的思想、见解,偏好,一开始对发什么还精挑细选,意图获得群友们的点赞呼应。等地位稳固后,首领推送的内容,逐渐从思想性转向日常生活化,包括个人的情趣、日常的工作动态、家庭的生活,恨不得把吃喝拉撒睡都展示出来。从一定意义上讲,群是首领自己社会生活的展示舞台,他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,其他人是配角或观众。当然,首领也时常被替代,被那些更有闲钱时间的“大将”用更有力的“发发发”推下首领位置,第二等级就是群中的活跃分子,自己没有多少想法,只是来凑热闹不停地点赞、拍砖

刘备的兄弟关羽张飞就这么看。但是徐庶相信他,刘备也相信他。所以徐庶参加了刘备的团队,会拉他一起玩儿。刘备宁愿低下身段三顾茅庐,也要去拉他一起玩儿。

诸葛亮的选择题就这么简单:陪你一起玩儿,或者不。

人生不能时时处处陪人玩儿,因为很多事不可两全,你选了这个,就不能选择那个: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,你不能把有限的生命拿去陪无限的人玩儿。

三

某著名人物去世了,很多人遗憾,觉得他该多活十年二十年。大家的遗憾都是善良的,但是大家却不知道他的处境。

他最大的痛苦是:不得不陪许多人玩儿。别人喝酒要拉他去,他是好朋友,得去喝,喝多了伤身,喝得太晚更伤身。

别人要拉他去赶一些热闹的场所,他是个人物,得去,结果不但耗费时间,还不得不和许多人虚与委蛇地装笑脸、扮热情,为了维护一个好形象,他累极了。

有一些达官贵人请他去陪他们聊聊天说说天下大事,他是个名人,他不给面

融入荒凉

裴祯祥

在我很小的时候,确切说是七岁的时候,曾经要求父亲给我做过一个背夹子。所谓背夹子,是陕南农村用来负重的一种农具。我曾用它为母亲砍回许多柴禾。我对放牛、砍柴和种庄稼的感受,随着年龄的增长,逐渐从儿时的喜好变为和大多数人一致,视为苦难而厌恶。

工作以后,每到农忙季节,我都会尽量回家,帮父母插秧、掰苞谷、拌谷子。特别是农历八九月份的秋收,既是一年劳作出成果之际,又是乡亲们最繁忙最劳苦的时刻。高科技背景下的种子和肥料,并不能避免丰收和歉收年份的交替。老家的人们说,土地自有他的规程和轮回,并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。你能做的,就是按时按节去耕种和收获。

每个农民到最后一,对土地、劳动与苦难的理解,都超越了世上最好的哲学家。他们的感情深刻而无奈,那可能会成为一种信仰。我的父亲曾是个军人,当他解甲归田时,还沒完全理解生活的意义。但为了生活,他曾跋山涉水,放过二十年电影,在深谷湿地和危险重重的山洞里淘过黄金,同时没有一天停歇过地里的劳动。通过这样不懈的努力,他拉扯大我和两个妹妹,同时给自己种下病根,将自己的黑发染成灰白,将自己年轻英俊的脸庞变得粗糙沧桑。

长期以来,他忍受着风湿疼和坐骨神经疼,背着背夹子趟过河流,爬上山坡,深入丛林和庄稼地。他几十年如一日地春种秋收,没有荒过一分田,没有撂下一块地。即使丰年里打下的粮食已经够吃五年,他也绝不撂荒一块偏远的土地。当大家劝他放弃一些土地或是转作其他营生时,他说,我是农民,我的天职就是种地,不然做什么?

今年回家,才知道他胸闷气短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。我叫来表弟帮忙收割稻谷。父亲又来到了田里。他不能用力,但能走动,能割倒那些谷苗。我看着他一步一步,走过他已走了一辈子的土地,手中的镰刀放平一块又一块稻田。谷子并不好,灰屑飞扬,粒实也不饱满。父亲用他粗糙的大手抓起一把看了看,减产一半。

我带父亲检查了他的病疼,长期高血压,并因此造成心脏病,导致胸闷、疼,不能出力,不能劳动。每一个农民都和父亲一样,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土地。他们没有时间的概念,在农闲时日出而作,日落而归,农忙时可能整夜不睡,守着浇灌稻子的渠水,或在月亮地里打麦子,剥玉米,碾糖饼。不知不觉间,某个人就结婚了,某个人就变老了,某个人就

死掉了。

我把父亲的药托人带回去,母亲打来电话说,家里正在割黄豆,但今年却只有豆苗,没有粮食。我说,那就让地荒着,不割了吧。母亲说,实在不行了就不割了。可父亲说过,农民的天职就是春天种,秋天收,至于成绩如何,那不是我们应当关心的事。你不能因为任何原因不种不收,你不能做违背命运规律的事情。

我想父亲不会不去收割那些豆苗的。大地已经接近了自己的黄昏,太多的田地都已经在金钱的大潮下被人生活摆弄,农村、土地以及由它们所支撑的生活已经开始走向荒凉。我家的土地在父亲母亲逐渐年迈之后,肯定也会渐渐融入广阔大地上慢慢加深的苍茫暮色。但我知道父亲会怎么做,在他有生之年,他永远不会撂下那些土地,那是他的命运,他一生的希望和守候。

有时候我看见白发苍苍的父亲,在夜色笼罩的天幕下,一个人手提一把镰刀,走向荒草丛生的大地。他割倒前面的草,后面的草就又迅速长起来。他一个人不断向前走,草被他不断割倒,不断又长起。直到夜完全来临,父亲和土地一起融入荒凉无际的夜色,那时我就开始哭泣。

我清楚地意识到父亲的幸福,父亲的痛苦,父亲的信仰,那就是和土地融为一体,即使明明知道最后的大地会如此荒凉,依然义无反顾。

这时我才明白我对劳动和苦难的理解是多么肤浅多么可笑。父亲和许多他那样的农民,可能灵魂中都有一个巨大的秘密,那就是他们的信仰和皈依,都不比任何一位高僧或神父浅陋,只是他们不说,或说不出来。然而,凡能说出的,必是真实吗?每个人对土地、劳动和苦难的理解可能都不一样,但他们最终都皈依了荒凉的大地,那是一个人的选择和命运。

父亲说,表面看来,你是你,我是我,但本质上,你是我生命的延续。我没有说话,但深深记住了这句话。当我独自面对纷乱芜杂的岁月和干渴疲倦的心灵时,我渐渐明白,我和父亲走在同一条路上。隐约中,我看见自己的背影,慢慢长大,然后变得苍老,我开始整理自己的灵魂和家园,然后提上一把镰刀,像父亲当年一样,走向大地,融入了广阔巨大的荒凉夜色。我感到幸福,因为我们必会到达同一个终点。



强词有理

丁小村

我刚刚工作的时候,跟一位同事住邻居,住了半年成了好友。他来了朋友,我去混饭吃,我来了朋友,他来蹭酒喝。还一起骂单位领导,一起说同事坏话,而不会担心对方告密。所谓朋友不过如此:有事互相担着,没事互相爱着。

有一天却出现了分歧:他迷上了某种气功,花了大价钱出去学习,到了心醉神迷的程度,每次回来,都先跑我这儿,讲那种气功的神奇性,讲他对某大师的佩服和崇敬。

我对气功基本上不太相信。但我没打算说服他,因为他迷得太深了。而且,好朋友嘛,你得容忍别人有和你不一样的偏好,但他却非要说服我,我只好明确表示,我不会和你一起去学习什么神奇的气功。

以后我们很少在一起聊什么了,不单单不聊气功,别的也不太聊了。

二

有时候你必须能够拉下脸说一声:对不起,我不能陪你玩儿!

历史上有“管宁割席”,这是历代小孩

对不起,我不能陪你玩儿……

子的人生启蒙故事之一:年少的时候管宁和华歆在一起学习,外边来了高官的车驾,华歆很羡慕,拉着管宁一起去看热闹;管宁不但拒绝了,还把两个人同坐的席子割开了,画地绝交意味着坚决的拒绝。

不愿意陪你玩儿可能有多种理由,管宁的理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。

刘备三番五次去请诸葛亮出山帮忙,诸葛亮要考虑的事情是,我得一辈子陪你个倒霉鬼玩儿,这对我的人生来说,值得不?刘备的确是倒霉鬼,他没有尺寸,人被撵得连个窝都没有,在这种情况下讲天下大事,无异于画饼充饥。但诸葛亮有了决心陪你一起玩儿,那是因为他俩的人生有着共同的志向,也因为他对刘备人品的认同。

诸葛亮肯定拒绝过无数次陪别人一起玩儿。陪人一起玩儿,这事儿说小也小,说大也大。比如他能够陪崔州平广元这些好基友一起聊天喝茶,但这些人或者投奔曹操或者投奔刘备,他就不会陪他们一起去。陪着好基友一起去混个一官半职的富贵,对诸葛亮来说不是他想要的那个事儿,所以他能拒绝,拒绝的代价就是:别人觉得你是个只知道吹牛皮的大话客——

最后会被抛弃……于是他得去,保持他光鲜的面容和得体的谈吐——别人主讲,他配合当听众;别人要当听众,他就得配合当主讲……虽然不情愿,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度过这段时光。最后,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,发现这一天这半天,在记忆中其实是空荡荡。

他开心吗,很多时候是不开心的。他情愿吗,很多时候是不情愿的。陪人玩,这个付出多大的代价啊,他得到的就一个评价:是个好人。一个人如果最终一生都在陪人玩儿,好人的名声肯定可以落下。但付出的代价也正是好人的结局:好人无好报。

也许有人会说:可不可以不陪人玩儿?可以,但是对他来说,付出的代价可能会很大。我不陪好基友玩,最多是失去了一个朋友。他不陪许多人玩儿,可能会损失很多名声、富贵、机会……太多太多。

四

说一声:对不起,我不能陪你玩儿——这需要很大的勇气。

你准备好了吗?